

選自
《馬相伯先生文集》
(北平：上智編譯館，民36年)

教宗本篤十五世通牒 (譯)

凡通牒言皆足法此譯悉按原文語意及字義且句法之先後非不得已亦不敢顛倒大抵西方句法先言果後言因故梵譯爲免顛倒每用何以故等句以問之今亦不敢承用然所譯似尙動靜可憐足見華文亦可達精深之理也閱者諒之

爸爸教宗之通稱 通牒普天諸宗支諸首領大司牧諸總司牧及衆司牧爲聖信應普傳天下事。爸爸本篤十五世祝諸可敬神昆之安泰及宗徒之降福！

開章言聖教會歷代之任務

夫至大至聖之任務，其爲吾主耶穌基督言歸聖父之頃，所託付門弟子者，曰：「汝其在普世，傳佈福音於萬民」也。此任務斷不以宗徒在生爲限，然當以其嗣位之人繼承之而不絕，不絕至世界終窮，不絕至世上有人尙賴真道可獲救乃已。

教宗本篤十五世通牒

由是「門徒即起程遍地傳揚」天主真言，卒至「彼衆之聲傳出善地，彼衆之說徧及坤輿。」而聖教會不忘主命，歷世以來，從未間斷遣使四方，佈告天主傳授之道妙，輔相基利斯督爲人類得救之常生焉。

蓋當首三世紀欲催眠新生教會，獄魔正狂煽風波，層出不已，而信人之血方到處殷流，但開闢福音先曙之聲，已廣被於羅馬帝國之四境矣。

迨後聖教會既得公然享受平安與自由，則宗徒之事業愈益張大於普天之下，類如聖德有名之士，其勤勞之收效亦良多也。就中有額我略、號光照者，實引歸亞爾、亞尼亞於基利斯督名下者也；而未多利諾則引歸司第利亞焉；弗羅門爵又引歸哀弟約比亞焉。爾時巴特利爵之於愛爾蘭，奧斯定之於英吉利，高隆巴及巴特弟烏之於司高弟，皆使由基利斯督而得常生者也。其後以福音之光照照荷蘭國者，則有格肋孟、未理布勞爾，是乃烏特拉也；登第一司牧也；其勸化日爾曼人信受基利斯督者，則有波尼法爵及奧斯加略，而勸化司拉弗人則爲西理路與麥多弟烏也。

自是而後，步武宗徒之人，得見開教之區益加推廣，於是魏列而莫、路白路克者，遂將聖信之炬燭彼蒙古，而真福額我略十世又多遣首先開教者於中華焉。緣此接踵而往者，則有方濟各亞、西新之門弟，所建信人會所，不爲不多，乃不多時後，仇教之風波大作，遂致散亡焉。

及至亞美利加洲甫經尋獲，而效宗徒之士人，徒衆首當紀念者，厥爲巴爾多祿茂、拉司加撒，誠多明我會之榮耀也。光明也；專以捍衛哀憐無告之土著爲己任，一則免受外人之虐待，一則爭脫魔鬼之囚虜焉。

同時又有方濟各沙勿略其人者，實足與宗徒比並，在東印度及在日本爲顯榮基利斯督及救拔生靈事，亦既勞瘁異常矣，乃又謀入中華，抵邊關而逝世，儼若以其長逝也者，爲開新布福音之路，以通此廣廓之區，俾後在華有如許著名之修道會，傳教會，懇切宣揚聖信之人，得經種種時事之變遷，猶可擔任宗徒之事業也。

最後乃尋獲澳大利亞之洲，而亞非利加腹地，亦由新之奮勇聖職，深測溥通，業皆領受基利斯督聖信之宣言矣。於是雖極太平洋之浩瀚，幾無遼遠之島嶼不爲吾傳教之士有作有爲之毅力所深入而周巡者也。況教士之中，既以同胞之得救是圖，其奉宗徒之芳表，誕登聖域之靈峯者固多，而於宗徒任務之上，冠以致命之榮，毅然流血，證明信德者，正復不少也。

出題言今日之任務教外人尙有十萬萬

言念我人，爲敷宣聖信所服勤勞，既若此多般矣！所盡心力如此其巨，所樹堅強不屈之儀型又如此其盛大，而坐於黑闇死影之中者，依然不可勝數，能無驚訝欲絕也哉！蓋以最新之統計，教外人尙有十萬萬之多云。

故余哀念如許靈魂，數既衆多，而地位又堪痛哭，按宗徒聖職，使其沾天主救贖之恩，余無有更先之務矣。迺者普天公教善人等，於開拓展申遠方傳教之義舉，因天主聖神之感動，既實多且繁，日增月盛矣。余見之，誠心感心謝，故爲相機提倡，策勵進行此等之義舉，一如余職分及樂願之所宜，又多行祈禱之工，求主光照扶助，乃致是書於汝，可敬諸神昆昆焉。將以勸勉汝衆暨汝鐸曹。

教宗本篤十五世通牒

原文古義有哲人解今專指有主祭神品者鐸指司鐸之鐸與教民等爲欲講

明此等重要事務，有何良法可利進行也。

首言主任傳教事務者其職分所在

茲余所陳言，首對於諸司牧、諸代牧、諸監牧，即凡主任傳教聖務者是矣；蓋聖信之傳揚，其責任關係於彼者為最切，聖教之廣揚，其希望倚仗於彼者為特甚。

至其傳教之熱忱為何等，余豈不知其應制勝之困難，遭遇之危難，為何等多且大而自頃年來，不但於其所建設及所進行，令無退轉而已，又當使天主國有以發皇，事之重大固余所深知也！再者，彼等之對於宗座，其恭順孝愛，素所著明，為此，慨然佈余腹心，若父與其子者然。

職分一當為傳教區內之靈魂

以故諸務之先，一切主任首當思念者，即如俗云各為所管傳教區內之靈魂也。故宜以言，以行，身立善教，教彼所屬之司鐸及凡助彼職務之人，更宜增益其精神而策勵之，惟擇夫尤善者是適是從也。蓋凡備於主之寵衛者，無論何若，當使人人因經驗而知之，了然覺悟現今主任傳教區者，乃真慈父，勤敏誠懇富於仁愛者也，各人各物，皆以極精之思慮而縈繞之，懷抱之，僚屬而事順，則與同樂；事逆，則與同憂；有所雄圖，有所創設，其可嘉許者，無不扶持而贊助之。總之，無論僚屬有何事，視如己身之事而已。大抵傳教各區，其境地與遭遇，悉視掌管其區者為何如，若居其上者不足以任，或微有不稱，則其殃及該區者可至巨也。

且夫人離母國，遠至親，志在傳揚基利斯督之名者，率涉長途，時冒險阻，必歡欣踴躍，迎受諸般痛楚，祇望能為基利斯督多救靈魂而已。乃如之人，苟得一誠懇之長上，長上之賢明仁愛，必於諸事有以左右之，則他日之施為，其多收效果可無疑。苟為不然，保無漸因勞苦及拂逆之類仍所困，終至心神不振，而自縱於怠荒者有矣，不大可危懼也哉！

職分二當將傳教之區全行開闢多建新治為日後新司牧教區之中央

再者凡傳教空區，其主任自當以區內之進行無已，發展無餘者為第一要義。蓋為教務劃分之疆土，廣袤不論如何，既以全境任命之矣，則居其土者，人人得預於常生之尋獲，當然惟主任者是問。縱或於大多數教外人中，引之信教者已有若干數人矣，斷不可因此心安意足，其已得受生於耶穌基利斯督者，固當敦率之，呵護之，照顧之，勿使有一人為魔害死也。然即自信供職，如職所宜，則不可必孜孜然盡力無少間，使其他極大多數之人，亦能領受基利斯督之真道與常生，乃可。

故欲人人得耳福音宣講之言，愈速且易，按其裨益頗多者，即於傳教之區，別建總分治所任所，以備將來改作若干新代牧或新監牧區域之中央，待時機已至，不難將原有教區一一劃分之。因此余所極願讚揚者，即諸代牧志事恰符余上所言，恆籌增廣天主國，日新又新，設或助理之人，同儕之數，不足以應付所事，則取才於本會本團修士之外，固其意所極樂而心所素存者也。

職分三當屏除邦族排外之心思屏除修道團體門戶之意見

反是而以天主之田園，畫歸其經理之一分，竟據為獨有若私產然者，至不願有一毫得經他人之手，則

其當誦讓爲何如耶？尤其教友之數本不多，而四圍錯居之教外則極多，（此余所痛陳者，固往往而有也。）職既當訓導之矣，而已與所屬講道人數實不勝任，乃猶不肯徵用他人相助爲理，則其當被天主審判之嚴，復何如耶？

然而以傳公教爲主任者，心之所切本該無他，除非顯榮天主，超拔人靈而已。遇必要時，應從各方面徵求輔佐，佐我至聖之仔肩，其爲本會本國人，抑他會他國人歟？何足繫念，止須基利斯督有一切法以傳揚之。且輔佐之人不獨士子，又有女士若修女輩者，亦大可用之於學堂、育嬰堂、醫院、病院及諸慈善之建設；以上種種，特主眷懷，知其中有不可思議之神能，以廣傳聖信焉。

職分四當招集神昆時相砥礪

準此，則善掌一傳教之區者，勿以區界自封，視凡界外之事，宛如局外之事也；惟以逼於愛基利斯督之心，心欲光榮之，凡見以爲有益者，則其有益於己也，亦以爲實多，當然與鄰界諸同寅，思所以通聲氣而敦往來矣。蓋往往有許多事件，每與一方公共情形有關係，設非公共解決，其不能也固顯然明白。

然則大有裨於教會者，即傳教區所有主任，能一一於約定時期同聚一堂，使彼此得交換意見，而以互相討論者，匡扶磨勵也已。

職分五當施圓滿之功陶成本地鐸曹

今最後一言，凡管領一區傳教者，其重要先務，當就所在民族，族人之充聖職神司者而陶養之，建設之，

此與新厄格勒西亞譯言公教會，傳自宗徒其系統雖聖伯多祿，一系未絕，承其統者號曰羅馬教宗，被任命而與教宗所據以有希望者甚大也。因本地司鐸與本地人民，世籍天資，感覺與心思，皆自相投合，謂痛處相人心，當何等驚奇耶？且較其他一切人等稔知何法可令輸誠服教，加以地方上又可隨便進出，往往爲外國司鐸，欲置足而不能者矣。謂人地不生疏而公私消息又靈通也

然欲本地鐸曹克如期望而收功效，第一要務是善於陶鑄，善爲造就，但勿當以一種初級粗淺之教課，使僅僅能行司鐸事，爲已庶幾有成也；必當以充足圓滿科目，詳盡之教課，一如文明國，例當施於司鐸者然。蓋籌備本地鐸曹，非令其以較卑之服務，輔佐外來之傳教人也，乃令其負荷天主之任命，於管理本籍人民，終有一日確能承受之也。誠以天主聖教既屬至公，公則無一國民，無一邦族，可據爲私有，而令他族可目爲外來之客教；然則各國人民當然有居聖職神司者，爲本籍人民等主誠之明師救靈之先導而從順之矣。以故不論何地，凡本籍鐸曹治理頗敷，學術頗優，而於本位聖召亦足以相稱，然後人謂其地傳教之功業，已慶告成，教會之根基已然確定，是乃理所至當；縱或而今而後，仇教之風波大作，思有以摧殘之，但其地教會，既得此基礎，具此根芽，仇敵之猛攻，庶不懼其肆害也矣！

承上所言，如此重要職分，宗座已再三諄促各方傳教區長，真心注重實力奉行矣。夫宗座關懷此種之詳謨，則羅馬修學院，有古有今，用以陶植外方神品，尤以陶植用東方禮者，皆可證明之也。乃經歷代教宗諄諄訓勉以還，惜乎尙有多處，迄今已數百年爲公教信光所朗照，而求本籍之鐸曹，非名次較低者不可得也。

且間有數國人民，早被福音之光化，步趨人道而棄獠俗，馴致各種文明之藝術，皆有超衆之人材；又有閱多世紀，爲福音與教會超生之道力所薰陶者，然尙不能鄉貢司牧等，而受其統治，或司鐸等，其典型足以感格鄉人者也。

從知各處至今，所習用以陶冶鐸曹，供傳教之職者，其規制不無殘缺不完，謬訛不當之處。余思有以去其阻礙，特命傳信部院，按殊方異域，所可適宜者而規定之，其秧田院原譯意猶秧田苗圃寓有期望成材之意比譯修道院似較明瞭或爲每一分區所獨用者，或爲多數牧區即司牧權下者所共用者，凡應建設者則圖維之，凡已建設者，則釐正其管理之方，但尤當加意憂勤，凡屬代牧與否之其他傳教各區，所有新神品等，務使長養有成也。

次言傳教士職分所在

余今告爾有衆，至親愛諸神子，既一一備作於主之葡萄園，是則在爾掌握之中，有如許人靈而待救拔，及基利斯督之上智而待闡揚者，至切近也。爾有衆第一要心目前思維職務之崇高闊大，爾所殫竭勤勞而不置者何耶？此與世人小知小識相去遠甚，蓋所託付於爾者，乃神乃聖，乃凡倒臥於死影者而移近以光明，奔墮於死亡者而開示以天路也。

職分一當言趨爾明母以世間母國加諸天國之上

故洞明「忘爾鄉民，忘爾父家」，是向爾各人言之者，則當省念爾非傳布世人之邦國，乃傳布基利斯督之邦國者也，亦非爲在世之本鄉，乃爲在上之天鄉而收錄那人者也。

噫堪哀痛矣！假如見有傳教之士，竟忘却本身位分，乃至思維天國不如世間之母國，母國之威權，出乎中道之外而申張之，母國之光榮，加於萬有之上而擴充之，此實爲宗徒功用，極猛之疫症。使傳福音之喉舌，於愛靈之筋力全弛，而於民間亦虧損其信用之權也。蓋人即羗蠻粗魯，亦頗知傳教士自所謀者伊何？求於彼者伊何？苟非彼衆之神益而別有所營求歟？則其尋聲逐臭，亦頗營利無前，有不期然而覺察者矣！設令傳教士但有幾分參用塵世謀爲，并不全以宗徒之爲人自處，且示人於本邦國事已亦宣勤，則其種種事功，立即招來萬衆之疑猜，疑猜本易引人到此理想，即以基利斯督之教爲某外洋那族之私教云，而凡奉此教者，遂見以爲服屬於外洋那國之保障與政權之下，而反脫離本邦那國之關係也，名分也。

其致余以大痼者，厥惟所發近年教務周刊等記註，記註中顯見其猷爲於擴張天主國不如增益本邦國之版圖也；再余所駭怪者，其人曾弗絲毫顧慮己所記註者，足以離間外教人心，距遠聖教爲何等耶？

職分二當坊表清廉不自私自利

夫傳教，而欲名實相符，詎可如此然常常自回思，萬萬不爲本鄉那族，實乃爲基利斯督効其使命，必如此立身行己，足使人人一無猶豫，即深信其爲教會之有司也。教會者，固包舉萬民，凡以神明，以誠實，欽崇天地大君者胥是，天地無一國民可屏諸身外，蓋「教中本無四裔喻大外皆稱四裔」與猶太，割身與未割，戎狄與夷蠻，臧獲與主人等類別，惟知有基利斯督眞是萬有萬類，基利斯督眞在萬有萬類「而已」。

又有一事，傳教人當加意防閑，毋顯於人靈外有其他營利之爲是矣。但此事不待多言也，蓋人爲貪利

心所牽縛者，如何能壹意圖維天主教之光榮，悉如其職之所宜；乃又止爲不顯主榮，康濟人於安全之地，遂甘心罄竭其所有與性命也耶？加以爲斯之故，損滅其信用於教外人前者實多；若營求財物之心，心以從惡之如崩也，或以流爲慳吝之惡習，則損滅尤銳甚；況吝惡之穢德，無有更爲人輕賤者，亦無有更爲天主國尤不相宜者也。故善佈福音者，又當於此勉隨四裔宗徒之後，謂聖保祿且不獨於其勸諭弟親德所云：「有食，有衣之蓋體，當知足」已也，抑且於其推尙儉德之高風，甚至萬機叢集之躬，猶以勤勞手自謀食也。

職分三當致其知必要明於庶物

但爲傳教士者，於未赴宗徒職務時，即先當用精深預備之功；雖有人言，不須有如此衆多之學問，爲往與人文阻遠之人民而傳以基利斯督也，蓋使人心改遷得救，雖道德之光儀較勝於文學，此固無可疑議者也。然苟不以道味之腴，善自培養，則有許多可助收神職之功效者，已將時感其困乏之也。往往是因書籍之無多，又少傳學士可與往來咨詢，而凡有考求種種，祇排信德之端者，詳答之，職所宜也；又凡疑問，縱或難乎其難，剖析之，亦職所宜也。爲此，愈見其練達，則民間推崇愈甚，若與相處之人民，以求道求學爲重爲榮者，則尤其倘於此類，宣傳真道者，反爲從事詭道者所壓勝，亦太不成事矣！以故凡蒙主召，供傳教使命諸修道學生，學生時，應如法陶養之，而按各科課程，聖學、學、俗學、學，凡爲傳教士所需要者，法當一一教授之。上所言預備事，余亟願恰如理所當然者，亦推行之於教宗午而巴所設之傳教部大學院，院中余并命獨建一講座，與傳教職務有關之專門學，自今而後，世世講授之。

職分四當精熟傳教處國語國文

夫傳教異地者，將致身超渡其人民也，自當有所講求有所精研，研求之必要，首屈一指者，當屬異地之言辭，言辭僅略有所知，詎可心自滿足，必也言能達意，而無乖詞理，乃庶幾！蓋對於人人庸衆，學士、學士，其應負之責等也，且誰不知人善辭說，何其能易致衆心輸誠服教耶？尤其傳教士果勤懇，則於講解聖教要理，不可委諸助教問答之人，當視如獨有之權，職守中極重要之分，而自操之，因奉天主差遣，豈爲他故，無非使宣傳福音而已。又問過應如聖教中之信使經師也者，而與民間之首領相周旋，或爲文人學士邀相聚會，苟格於辭命之未諧，不克表詮其所見，何以保守其分位乎？

近者余每縈懷此事，謀所以增多恢廣公教之名籍，故於羅馬特建講學之學宮，俾願獻身修宗徒之業，勸東方之人者，於東方語言禮俗，得以融會貫通，其餘應有之修能，亦得朝薰夕染，以邁往焉。此等建設，以余視之大爲合宜，遂利用此機會，教勸諸凡職掌修道之家衆，而奉任命傳教於東方。歐洲之東非亞細亞乎之長上，務使所管學生，擬往該方傳教者，咸得按此模楷，善自培植，而加以琢磨也。

職分五當勵德行心於祈禱而愛內修

然凡善自振奮，効職於宗門者，必須有所修備焉。萬事之先，有一關係極大又極重要之事，其即余上所言之德行之乎？蓋欲稱揚天主者，須爲天主之人，諭令痛恨罪過者，須自痛恨罪過。何況未信之徒，其爲情感所左右，勝於理論，則宣揚聖信，德表之爲功，勝於口說多多矣！以故傳教者，固當富有神智心力，爲衆所稱，

漸摩以各種道藝，涵濡以各類人文，但弗附益以行誼之無愆，則於超救人民，其効力無多，或且一無所有，而能致害於己於他人者，則至鉅也。

因此傳教士須守謙聽命，而身心貞白，尤莫要於虔誠，專務祈禱聖功，與天主常相契合，又在主前爲衆居間懇切以求焉。蓋與主愈心契者，蒙主聖寵神助亦愈豐也。蓋聆宗徒之訓言：「汝衆應如天主所預選者，所作聖者，所鍾愛者，惟德是衣，衣仁愛之中腸，衣慈善，謙恭，端方與忍耐也。」藉此德行之功，用以潛除一切障礙，開一平坦之途，徑達人心，心志絕無如是冥頑，至能堅拒之而無難色也。

是故傳教者果能如吾主耶穌愛德熾然，縱或外教中有無賴之極者，但既同爲天主所救所贖，自當列之於天主兒女之中，不因其無人道而生忿怒，不因其風俗頹敗而加疎慢，不之眇視，不之厭憎，不猛不剛以相待，惟根教友愷悌之心，施諸德惠，謀所以誘導之，終有一日，納諸善牧基利斯督懷抱之中也。

準此，有聖經一段，可常存想：「主何其善哉！甘哉！爾神之於萬物也，故於有過者則分番以譴罰之，犯罪者則董戒之，提命之，俾與罪惡分離，得信嚮於爾焉。主乃自主其神能者，既寬和以審判我等，又大加虔敬以安排我等也。」異哉！主治人猶以虔敬人治人當何如。

夫爲耶穌基利斯督之使臣而如此，尙何困難煩擾危疑之有，可令拋棄前功哉！蓋必無之事矣！且必竭誠感謝天主，主委己以如此崇高職任，任何違忤艱巨之投遣，爲堅忍一切，凡勞苦、凌辱、困窮、饑餓、死亡、死亡、縱極凶殘，無不具大雄心以迎受之矣！祇願救拔一靈魂於地獄之口焉耳矣！

傳教士情所感發，心所操存，端於吾主基利斯督，及宗徒之坊表有如是，自可往奉其職而無懼。但己所憑恃諸理由，仍全在天主也，余已言闡揚基利斯督之上智，全屬天主之工，蓋惟天主能深入人心，以真實之光，朗照明悟，以德義之炬，熏熾欲司，并賦與人以相當之道力，使所知爲真者善者，既信從之，又實踐之，故傳教人雖勞動，主勿左之右之，勤奮亦徒然，然不可因此而奮勵無前，以趣事功，要惟仰恃天主聖寵之呵護，天主聖寵固未嘗有求之而或負者也。

又次言婦女輩宗徒之事

茲有不容默而置之者，厥惟婦女乎！婦女自教務開創之初，卽殷勤輔助翼戴福音開道之先驅焉。其尤足稱讚記註者，卽自獻於天主之貞女，貞女輩靖恭奔走於傳教之區，委身於教育兒童及各種慈善之舉者久矣。余茲願稱述其功勳者，使其立功於聖教會，愈益振奮精勤而已。然當詳確無疑者，愈刻意勤求一己之修成，則所作之工亦愈占勝利也。

復次言教中之職分

今願告語普衆，凡蒙慈憫天主之宏施，具有真正信德者，且緣信德得霑無數恩膏者，首當注意對於傳授未信之徒聖教者，衆有何等尊嚴之職分以贊襄之，蓋天主「命令各人念其親近」（同類）親近之禍災愈大，則命令之煎督之也愈嚴重。然人類之急需兄弟相援者，孰有甚於未信之徒？既不識真主，而爲無目無羈之情慾所牽拘，服屬魔權之下，萬般奴隸無更潛痛者矣！故凡各量財力資助以光昭之，尤其輔翊傳教人

之善舉者，可謂於極大之事克充道誼之分，又以極歡愉之致，報謝天主信德之恩也。但所謂輔翊云者，其類有三，皆足以股肱傳教，而為傳教士所不斷虔求者也。

第一類為傳教者祈求即虔禱宗會是矣。

第一為人人可自請者，即仰求天主福膺傳教是矣。余已一再言之，傳教士雖殫竭勤勞，苟無天主聖寵滋培之，皆泯沒而無用。聖保祿有言曰：「吾栽植之，阿實勞灌溉之，然惟天主與以生長。」而求得此聖寵惟一之途，端在謙恭祈禱有恆而已。誠以吾主有言：「於種種事，凡有所求者，我父將與以有成也。」今於此事而有禱求，他事姑弗論，此則於天主無更嘉尚者，無更快慰者，其不能闕無功效有斷然矣。故如義撒厄人方與阿瑪勒之戰爭也，時則有每瑟在山巔，舉手仰求天主以援助焉。今傳布福音之士，在土葡葡園劬劬自效時，諸為基利斯督信徒者，不當以祈禱神工擁護之乎？正為善盡此職，所以有名為虔禱宗會者之設焉，是會也，余特叮嚀囑咐善信徒眾，甚望無人自外於是會，苟不能以事實，要皆願以心志預與宗徒事業之勤勞也夫？

第二類挽救傳教人之闕乏職在諸司牧及掌修道院者有以辨別聖召而照應之。

第二事傳教人之闕乏，應有以補救之，以前本即無多，於今戰事告終，其少已極，致有吾主許多田畝，治佃無人。為此余特屬望於爾等之忠勤，勗哉可敬神昆，事在爾等力行之，無更足為愛護聖教之徵者；倘於所屬鐸曹及秧田院內人，苟顯有宗徒道種，則當勤勤懇懇以滋培之。勿為表面之理，俗人之見所感動，儼如容許往外傳教，即於爾牧區之利益有虧也；蓋遣一人往外，天主將於區內，為爾曹振興多多有用之司鐸以代之矣。

凡管領精修等會，會務傳教外方者，余且求且懇，其委赴若爾神工者，要莫非會中之上選，形於外則品行無瑕，愛主熱而救靈切者也。又凡管領者，既知本會傳教士頗能善導某族人民，去其舊染之異端，歸向基利斯督之上智，且立有基礎鞏固之教會者，此乃基利斯督之精兵，宜遣往他處，使振拔其人民於魔鬼之手；且凡為基利斯督所尋獲者，甘留與他人培植長成，益臻於善而無所吝惜焉。夫如是，其救靈也不啻收穫之豐穰，而各人本會將邀天主仁愛之施亦極濃厚也。

第三類各按財力扶持傳教之功如傳信會聖嬰會聖伯多祿會傳教會等。

最後則財源也。所亟需以保持傳教事務者，且孔多矣。尤其大戰以後，其需要之增加，至無限量；誠以如許多之學校、施醫院、留養所及其他救濟貧困等施設，俱被摧殘毀滅無存也。余由是向諸善人等為將伯之呼，呼起好施之德，各如財力以自呈也。蓋「凡有今世貨財，見兄弟有急難而封鎖其慈腸者，愛主之德何能存在於彼耶？」夫若望宗徒僅就著於身外物用之需者言之，已如是，然則今既事關傳教，其愛德之規箴當如何益加虔守？蓋不獨聊為接濟無數人民之貧乏困窮及其他患苦而已，抑且特為救拔若爾巨數之靈魂，從傲麗權下，復得天主子姓之自由也。子則不奴不奴則自由是故於傳聖教有便利者，其建設余尤願公教人等慷慨輸將焉。而其功業則以所稱傳信會居首，既屢經歷任教宗優獎之矣。由是而冀其效果之極佳者，以後益臻豐

盛，余因命傳教聖部，務盡心力以維持之；蓋最重在應由此會供給資財，凡傳教之區無論已建者，與夫日後當建者，胥賴其補助也。際此傳播異端者，既盈於貨，又阜於財，余深信普天公教，決不忍令吾黨傳揚真道之人，反與困窮奮鬥也。

其次，余所竭誠囑咐大衆者，即聖嬰會之功是矣。功在眷懷外教兒童，俾於去世前得領洗禮；而其所以尤當推獎者，即在我等兒童亦能與會，使早歲洞明信德之恩之重大，則習與他人共致其功以推暨此恩也。再次不應忽而不論者，即衆所稱聖伯多祿之會是矣，其職幟端爲培養栽成傳教區內本籍之鐸曹，因此余願前任教宗良十三世所規定者，舉謹敬遵守之，每逢三王來朝瞻禮日，在普世聖堂捐集獻儀，爲贖非洲之虜者，其錢財應悉數收齊，寄來傳教聖部可也。

然欲余所志願愈切實奉行而廓充之，職在爾可敬諸神昆，應格外設法，指引所屬鐸曹，規模計劃趣向傳教之功乃可。大都信衆每傾向傳教之人，而樂於資助之，事在爾曹善用此等心理之傾向，以求傳教各方莫大之利益耳。汝衆當知余切願普天公教司牧區內，皆設立現今所稱鐸曹聯合傳教會，會選隸於傳教聖部，余爲此事已昇聖部全權，此事發起頃自意大利，未幾已遍於各方，既足以發展余所謀，業由余以教宗恩赦重重寵飾之矣。此固事所至當，蓋此會之設，大足以善導諸鐸曹之舉動，俾啓庸信人，救援如許多之外教，又足以推行宗座爲利傳教計，諸所恩准此類之善工也。

結論導往深處、

此余論公教聖信徧傳於普天，所欲寓書汝衆可敬神昆者也。今若人人各如分所當然，教士在外，教友在家，以盡其職，則余深望傳教事務，於大戰時所遭極大傷損，無幾將仍復元矣。余今乃宛聞吾主論音，曩諭伯多祿者，亦命余曰：「導往深處。」原文導往高處，言導往海中央也。使余慈愛熾然，願導今生無數之人置於吾主懷抱之中也。

夫聖教會既恆因天主聖神以生存健在，而則效宗徒之人又有如許，其職幟非他，自古迄今，猶然以擴張聖教爲服務，斷不能一無功果矣。再此坊表，庶幾激動多人，因善衆之惺悌輸將，得爲基利斯督救護靈魂之數，極充盈也。

伏望天主母，宗徒之后，垂佑大衆心願，使宣布福音者皆得充滿天主聖神，而此神恩之徵兆及余慈惠之左証，余特慨然頒予汝衆可敬神昆暨所屬鐸曹與教衆，以宗徒之降福焉。一千九百十九年，十一次三十日，即位之第六年，羅馬聖伯多祿堂頒發。 教宗本篤十五世

【編者按】右譯本不署名，讀英劍之先生遺札，知出馬先生手，蓋不滿當時其他諸譯文，而重譯也。時在遠藤發出版後一年，有自刊本，陳陳庵先生題眉，今據以採入。